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類紙

# 殖邊



本報奉上海市政府咨准內務部註冊

第二卷

民國廿二年八月出版

第二期

殖邊月刊

(中國殖邊社社刊)

編輯人 高君實

發行人 余 樂

發行所 上海辣斐德路

辣斐坊二號

印刷所 中國科學公司

## 本期目次

本社致汪揚君赴青海考察攝影  
從上海到青海  
自包頭至善夏日記  
漸進移民論  
旅德漫記  
蒙古遊記  
本社消息

俞心敬

陸翔譯

蔣秉仁

高君實

陳 擊

汪 揚

## 價目表

(國內) 每期售洋二分  
全年十二期售洋三角  
(國外) 每期加郵費五分  
全年加郵費六角  
邊疆各省照國內計算

## 從上海到青海 (一)

汪 揚

“到邊疆去!”這是我幾年來盤旋在心頭的素願,同時殖邊社爲了貫徹它的主張起見,而有派員調查邊疆情況,以爲措施張本的決議案,因此爲了實現我個人的理想,爲了實現殖邊社的意志,我就擔負着這種使命,而尋求到邊疆去的道路,恰好在這個時候中國邊疆文化促進會有青海考察團的組織,我風聞這個消息就去接洽,然後把磋商的結果,製成計劃及預算,報告理事會請求通過,因爲正合本社主旨,於是在第八次理事會中一致通過了,並籌川資四百元,補助該團,至於個人行裝,概由社友高君實代爲整理。

行裝既整,即須出發,但是我們一行人中,還有彼此不相識的,所以我在二號那一天就到新聞報館去訪陸詒,陸先生是一位二十三歲的青年,他那種謙和而活潑的態度,使人一望而知爲有爲的記者,“陸先生也預備到青海嗎?”我笑着問他,“是的”他微笑的回答,“我同顧先生一同去”“陸先生想必也是一位旅行的慣家吧?”“慣家不慣家倒就不上,不過走過些地方,去年我曾到過熱河,熱河的地方真苦喲!我們去的時候是坐汽車去的,回來的時候,却是安步當車,走了三天三晚”“怎麼會走三天三晚呢?”“那就要感謝一班兵大爺之賜了”“兄弟這次的出去,將來希望陸先生指教的地方很多”我掉轉一種口氣對他講,“指教不敢當”他連忙笑着說,“我們同行萬里,彼此都應弟兄相待,最好是不客氣。”後來我想再同顧先生談一次話,但是他很忙,一直到三號早上才撞見他,我們當時約定了一個會同出發的地點時間,以後就匆匆的

分手了，就是那天(三號)下午兩點鐘，我們在民治女子中學會同出發，車抵北站，諸社友已在等候歡送了，臨別景况，無庸說，多少總帶幾分酸辛呵！汽笛一聲，互相珍重，在帽子手絹飛舞的當兒，我們就離開了繁華的上海了，一路風馳，在路上所談的，無非是到青海去的路途怎樣，同各人的學歷何如而已，我們到南京的時候，恰好在晚上十一點鐘，化了兩塊半錢一直向夫子廟平江府新聞報館駛去，到了以後，很承該館主任俞樹立先生的招待，俞先生是一位中年的記者，胖胖的身裁，和平的態度，誠懇的精神，都足以使我十分願意同他交朋友，——不，也許凡是見過他的人都願意同他交朋友，此外還有兩位報館裏的同事，一位是廖壽昌先生，一位是曹天中先生，都非常之幫我們的忙，很慇懃地款接我們，廖先生更問起我們到新疆去否？他說：“昨天有一位新疆的代表到我們這裏談話，這位代表把新疆講得太好了，什麼吐蕃葡萄，哈密的瓜，什麼地方——呵，我不記得了，什麼地方呢的女人一枝花”他說到這裏却不禁地笑

了，“真是新疆確實是很重要，不過我們這次所帶的旅費同預計的時間都不及了，等我們回來再說吧。”顧先生笑着回答他。

“我們還是到西康去喇”曹先生也開口，“聽



本社歡送汪揚君(左第二)赴青海考察攝影

鄧先生叫他通知黃伯達先生來會面以後，因為新聞報館沒有地方住，我們就住到距報館不遠的地方，叫着狀元境的集賢館裏去，一日行程亦頗勞煩，倒枕即睡，一直到第二天四號才夢回華胥，那時候已經是早上的七點鐘了。

在起身不久之後，新聞報就有電話來約我們到萬全樓早茶，礦學專家黃伯達也約了來，黃君人極謙和，且富有一副滑稽的面孔，他無論解釋什麼事情，都用着很緩的聲調，和很有趣的口吻，使得人家不期然而感到一種快感，茶罷而後，我們五個人就同回旅館，即刻開第一次青海考察團團務會議，公推顧執中先生做團長，黃伯達擔任交際，陸治先生擔任宣傳，舒永康先生擔任庶務，我擔任文書，並且把各人擔任的工作也大概的指定了，會後各人就分頭工作，有的出去買東西，有的出去訪朋友，我因為南京是舊遊之地，所以沒有出去遊，除了寫給殖邊社一封書報告外，就實行晝寢的工作，心頭萬緒，一夢不成，乃於下午到姨娘舅母家裏去走了一趟，當晚在

到那裏蘊藏之富，也是意想不到的。”

真的，我心裏想，中國未開發的富源太多了，這偉大而艱深的責任，豈不是我們青年應該負起來的嗎？於是大家談笑了一會，並且打了一個電話給



姨家吃過飯後，回到旅館，他們都到金陵春赴筵去了，我因茶房告訴我，他們在等着我，所以立刻趕了去，途過秦淮公園，但見畫舫如梭，電炬照耀，笙歌之聲，此唱彼和，繁盛的首都，正沉迷在金迷紙醉之中，他們那裏想得到如何去補救九一八的創痕，如何去開發西北呢。

是五號的早晨，一切交涉辦妥以後，我們就乘汽車到下關，下關還是同去年差不多的樣子，不過沿江加了一道水門汀的堤，不消說這是因為長江水漲而築的，堤工還不算壞，希望築堤的先生委員們在沿長江一帶的地方都這樣的修築起來，那麼雖有天災，豈不是也無大患嗎，迨至八句半鐘，渡浦的輪船才開，一望長江，水勢浩蕩，其偉大雄壯襯着鍾山，孫陵的巍麗，我個人更為之興奮激動不止，鐘鳴十句，火車遂行，因為坐位的擁擠，我同顧先生他們分成兩處坐定，恰好我坐位的對面坐了一位東北的女子，她強健的身體，爽直的談吐，不單脫盡了巾幗的氣味，並且勝過一般的鬚眉，據她告訴我，她也曾夢想到西北去，但不知道怎麼去，她也曾集合過些同志，但是力量單薄得很，她又說現在的東北，遍佈著敵



的監視呢，他們敢盡情的說出嗎？她又很打趣的對我講：“日本的軍閥逼着東北的同胞說是滿州國人，曾經有一個鄉下人跑到瀋陽城裏去，日本兵問他是那裏人，他說是中國人，當時日本兵就賞他一記耳光，又問他是那裏人，他想了一想就道我是清朝人，日本兵又是一記耳光，再問他是什麼地方人，他逼得沒法了，他流着淚說到我不是個人她說着哭了，但是我呢，確實要流淚了，我因為她是個同志，所以教她把通訊處寫下來，她很豪爽的寫了，並且送給我些橘子，雞蛋吃，我因情不可却，也買一隻瓜送她，因此我們團裏的大爺都說我結了瓜果緣，豈不冤哉枉也，迨車抵徐州，已是萬家燈火了。

本來照我們的計劃，我們是預備車到徐州，立轉隴海路車而去，誰知到了徐州，說是沒有夜車，祇好在旅館裏暫住一宵，我們在徐州居的是中華旅館，房中只有一

人的蹤跡，人民呻吟於二重鐵蹄之下，敢怒而不敢言，即是一班傀儡，也未嘗不心懷故國，不過因為財產妻子都在東北，也是無法可辦，我當時就問她，——她大概同現在偽國的要人有些關係？——這班偽國大員為什麼不在國聯調查員面前痛訴一番呢？“他們也未嘗不想喲，”她很感動地說，“他們只因為知道國聯調查團也是沒有用的，連國聯調查團自身在東北還受着矮子



舖，餘人都睡在地上，環境惡劣得很，稍為佈置一下，顧先生同黃先生就去向隴海路接洽，我們呢，因為鎮日的奔波，也安然入夢，所以旅館雖是惡劣，睡覺却很安穩，最可笑的是旅館裏的侍者，聽見我們第二天就要走，心裏倒老大不高興，口裏還喃喃的埋怨呢。

在徐州時僅一宿，得不了什麼印象，不過此地的用錢還有些古風，因為他們往往把當地錢莊的票子裁開來用，譬如一張值五百文的票子，甲方給乙方二百伍十文的時候，甲方可以把票子破去一半而把另一半給乙，就算着二百伍拾文，據說從前一張大票子可以四破，現在呢，祇有兩破的。

隴海路的車子是八點十分開的，我們五人合佔兩間頭等房間，站長夏雲樵先生對於我們非常的客氣，慇懃之意，至為可感，與我們同車有中央監察委員張溥泉

氏，氏為革命先進，不脫書生本色，車行不久，即來我們的房間談話，我們經過了顧先生的介紹後，就開始關於西北問題的探討，張氏對於我們到西北去發展教育事業，至為贊許，



他說到西北去工作，許多人說是苦，其實也不十分苦，現在我們在西北唯一的工作，除教育外，就是組織農村自衛團，令民衆有自衛的可能，這種團體最好由人民自己去組織，地

方政府不過應居扶助的地位，我張氏自稱往往回到鄉下去問鄉下人道：“你們希望些什麼？”他們唯一的回答就是“祇要縣官替我們做主”以他們智識淺陋的人當然不曉得怎麼說好，然而他們的意思是顯而易見的說，我們只希望打死了強盜，縣裏面不要來麻煩，我們就好了，真的，有些地方的官吏，不但不能懲治盜匪，假若鄉下的老百姓打死了一個盜匪的話，他們還要藉機敲詐呢。

記者當時因為他是中央的委員，並且是很注意西北的一員，所以又對他陳述兩項意見，第一是由中央組織西北委員會，此項委員份子不宜太雜，人選務要專門來負擔開發西北的責任，第二是由政府頒發僧侶訓練條例，訓練全國僧侶，用作平民教師，如此則需費最少，而收效最大，張氏對於以上的意見也很贊同，不曉得他能不能向中央提出，中央能不能彀通過，來替西北的民衆造福，張氏在我們中間談話約有兩小時之久，才興辭而去，車抵鄭州，恰好鐘鳴七下，事先隴海鐵路總務處黃學周處長等，因得有電報故到站歡迎，顧先生同黃先生是去年陝西考察團的老團員，同黃處長算是故交，所以相見之下，歡然道故，並即在豫順樓替我們洗塵，黃先生為



人極其謙和有禮，據說民國十五六年隴海路的軍事的運輸，都是由他指揮的，由此就可見他的幹才卓絕了。席間大家因談到西北教育問題，他說起他曾用羅馬字拼音法，拼成三民主義問答一本，以爲訓練黨員之用，這種辦法對於平民教育確有很大的幫助。當我們走到隴海路交誼會住所時，他隨即送來樣本十數冊，每人分贈一份，以一個交通界的人物，而這樣地注意民衆教育，真是難能可貴了。

到了七號那一天早晨起來的時候，黃處長就派人來請吃早餐，桌上擺的大餅油條都是新做的，我們吃着談着，很是有趣。據黃談隴海路刻在海州築港，預備水陸連運，將來如有可能，隴海路將延築至西安，以逐漸實現總理的西北鐵路計劃，同時他並且要求派員參加我們的考察團，以調查沿途的狀況。我們本來是研究學術的團體，有人合作，是沒有不允許的。餐罷

黃即出請客單一紙，約我們午餐，又邀我們遊隴海路的公園，公園佔地約五百畝，園內遍植花卉，亦有少數飛禽走獸，佈置井然，頗有佳趣。園中開鑿一池，池水甚清，更有白鵝十數隻，浮沉水面，益增風趣。當着陸先生看到此地的時候，就笑問黃處長道：“此地爲什麼不築一個游泳池呢？”

“築游泳池嗎，那化費太大了，我們慢慢的做罷。”黃回答着。

海路醫院院長葉景荷先生，同氣連枝，所以更加高興。據黃處長告訴我隴海路的醫生，都是震旦的同學，並且聽見說莊乃猷友也在醫院裏工作，可惜我因事忙沒有去拜訪。至此次預備同我出發的隴海路商務課長蕭君亦在座上，蕭先生的踪跡差不多遍歷中國的大部，對於商業之經驗也很豐富。這次奉了隴海當局的使命前去，我可以預料，在我們調查上也要好得多。

是日下午六時，我們就準備到站，送行的除黃處長蕭科長外，尚有當地新聞記者陳天則鄭日新諸先生，在臨行前，我們大家照了好幾張像，以留紀念。迨至七時二十一分，我們遂離鄭州而去。在車上，因爲打了防疫針的緣故，一夜翻騰，簡直沒有合眼，沿途皓月當空，羣山起伏，北來風景，以此段爲最。蓋徐州以下的風景，我在南方已



園後有地約十數畝，遍種小松，樹枝相交，日光不透，真是一個很好的避暑的所在。

我們走出公園約莫十點鐘了，顧先生陸先生去訪友，我同舒先生黃先生去買東西，途中遇上海學生數人，齊來握手，異地相逢，極爲快慰，也可以說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黃處長的午宴在十二時，我們到十二點一刻才集合同去，在座的除了許多老友以外，還有一位震旦的同學，現任隴

經領略過了，所以每至火車經過一個山洞的時候，我必探首窗外來看那山巔上的月亮，再看看月光下的山原，抑鬱的幽懷也爲他解除一半了。

我在此又要講到隴海路的山洞了，從我自徐州到鄭州，差不多沒有山洞，但是自鄭州到潼關，山洞就很多，小的小洞每二三分鐘即可穿過，大的山洞甚至要五六分鐘，記得民國十六年的時候，我初次搭滬寧車至南京，經過鎮江山洞，覺得牠的工程很偉大，但是要拿它比此地的山洞，恐怕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八日早晨九時三十五分，車抵潼關車站，即有中國旅行社前來照料，該站站長林某也到站歡迎，我們本擬當日乘潼安汽車直赴西安，但是天公忽然下起雨來，道路泥濘，就只有在潼小住了。

原來凡是從潼關到西安汽車，非要道路乾燥就不能行駛，倘若碰着天雨的話，就得等到天晴——不——要一直等到路乾才能恢復交通的。

我們既然到了潼關，一時又不能前進，就預備在潼關做一番調查的工作（調查的情形另詳）先由黃先生陸先生去拜會該地縣長郭須靜，郭縣長是從前中大農學院的教授，聽見當地的民衆說，這是一位模範縣長，他從來不坐黃包車，無論到什麼地方，都是走了去的，後來黃陸兩人回來的時候，果然說郭縣長不單是一位和藹可親的地方官，並且是一位堅苦耐勞的學者。

午飯而後，忽有中央政治學校蒙藏班的赴青招生委員張臨鎮來拜訪，同行尚有兩個青海學生，他們對於青海的情形，當然熟習，並且很願幫我們的忙，他們去後，郭縣長派人來說，明天十點鐘約我們一到去參觀本地的紅卍字會，並且訪問陶莊，這個時候，——約莫四五點鐘——天公已經無雨了，大家都很高興，以爲十號我們總可以到西安，這天晚上大家忙着寫稿子，寫信，只有我同舒先生，黃先生因爲防疫針反應的緣故，很早就睡了。

九日早晨起身不久，郭縣長來訪，我同他接談之下，才曉得他是法國留學生，他說做教授的生活比做縣長好，但是我們既然負了開發西北的使命，就得硬幹到底，我當時問他要一部潼關縣誌，但是因爲縣裏也沒有的緣故，終於沒有得到，據說並不是沒有，因爲每次印得很少，東分一部，西分一部，就分丟了，傾談有間，我們遂先向紅卍字會出發，紅卍字會是本地士紳組織的慈善機關，房屋的建築，遠望過去倒還富麗，會裏面只有一個司事，裏面供的是一位混元一氣天尊——同耶穌教的上帝、天主教的天主一樣，——滿貼符咒，其神怪有如同善社之流，他們組織也與外界不同，會計叫掌藏，文牘叫掌笥，總務叫掌院，鄉紳每日有來坐院者，談到坐院同和尚的坐關也不同，和尚的坐關是盤膝合掌，他們的坐關是仍其自然，我們巡禮了一週紅卍字會，即向東陶莊進發，在北方我說過了許多很高的地方，倘若他的高處沒有山峯的話，就叫做平原，周禮上的視其原隰，在南方沒有到過北方的人，很不容辨明，假若你一到北方就知到了，「原」就是高的地方，「隰」就是低的地方，我們要知到北方的地方，所缺的就是水，「隰」字並不能代表有水沒有水，不過地方低窪一點就是，並且原隰高度的相差有至十數里之遙者，我們走上了一個長距離的高原已後，即睹陶莊，頽垣敗屋，象徵着農村破產的情形，牆上還遺留下許多的彈痕，據說今年正月那

裏居過兵，爲禍之烈，較之旱災，真是有過無不及。東陶莊共居兄弟五人，五人都是分居的，他們的住屋是異常的醜陋，蒼蠅成陣，四處飛舞，假若我們要說得滑稽點，那蒼蠅的聲音在中午可算着他的催眠訣，在晚上可以算着他們的月光曲，我進去參觀的時候，看見他們所做的午餐上，佈滿了蒼蠅的防線，他們的牛欄馬棚，狗槽豬窠，都同人的房間做緊鄰，在這種的環境而不發生『虎列拉』——去年此地瘟疫甚盛——恐怕很難的罷？在這莊上，我曾看見兩個病孩，他們不但營養不足，並且頭上，眼上爬滿了蒼蠅，那種衰弱的樣子，真令我爲之酸鼻，當時郭縣長對他們說，你們要打掃乾淨些呀，乾淨了自然不會生病的，你們家裏有些牛欄馬欄在屋後的，不妨把他移到前面來，你們少生點病，不是省了好些錢嗎？鄉下人一面應着『是的，是的』一面很誠懇的笑着，『你們今年的年歲好嗎？』我笑着問他們『今年還不錯，前兩年出去逃荒的，現在也陸續的回來了；我們的逃荒，同別處逃荒不同，別處人的逃荒，都是討飯吃，我們都沿途做小生意的。』『前兩天下雨好嗎？』我再柔和的問他們，『這一向倒時常的下雨，這都是縣長來得好。』他們說着向着縣長笑，縣長也笑着搖頭道，『天下雨不關我的事。』『你們誠懇而純良的中國人！』我心裏不禁地感歎着，我們坐了一歇就到西陶莊去訪問，西陶莊比東陶莊要富得多，出來招待我們的只有一個老者，因爲其餘的人都出去工作去了，我們照例巡視了一遍，調查了一番，出來喝了一點茶就走原路回來，要講到喝茶，在這高原上的人家，又非易事了，因爲他們得水的地方（1）是到二三十里地的低處取水，（2）是天下大雨，搯好了一口井在下雨的天儲下來的，所以差不多的客人是不請他們喝水的。在歸途上，陸詒先生忽然肚子痛，幸虧地還有勇氣走到縣政府，所以我們得以遠瞰黃河，近窺潼川，飢野千里，土質甚佳，所惜者，引水無方，以致常發生旱災，深望水利專家，有善法以處之才好。（未完）

### 自包頭至甯夏日記

陳 肇

一月十七日上午九時許自包頭泰安棧乘汽車出發同行八九人汽車大小二輛。從西門疾駛。顛簸至劇益以載重逾恆，震盪更甚。行甫四十餘里。車輪戛然脫軸。軸陷入泥沙不能前進。修理歷三時始竣。幸氣候尙佳。鵠立路旁尙不甚冷。極望平原無際。積雪未消。時已停午。復西發。道途起伏。車行亦苦。而又滯緩非常。下午四時左右。即覓住宿處。一以原定至五原之路程。不能於黃昏前達到。一以車行搖兀。甚感困乏。乃決就宿公廟（因附近有六郎廟故名）計行二百四十餘里。此地僅一土屋孤峙。至爲古陋。屋內左右皆土炕。中置爐竈二。燃枯木取煖。兼以烹飪。屋前臨曠野。肩以雙扉。背負烏拉山。崢嶸突兀。蜿蜒無際。遙望古剎獨立。蓋一喇嘛廟焉。所居土屋。烟塵眯目。洩勃相望。同人席地而臥。因飢寒疲困。尙不覺其苦。查該地屬蒙古治。因交通不便。以致人口寥寥。若以科學方法。從事耕稼。不難化荒區而爲沃野。梁公集諸人共撮一影。亦足以誌雪泥鴻爪也。余有詩附呈云。申江顏色始相親。略分逾教見率真。自笑濫竽躋上客。終慙拔薤學前人。枘鑿咫尺容長附。青紫尋常孰與倫。（公留別小詩有青紫何嘗足重輕句）經緯邊荒賚夙抱。龍堆草木盡生春。

一月十八日八時一刻離公廟行數十里。機械微損。歷半小時修畢復進。車震盪



仍劇。沿途荒曠，一望無垠。行抵槐木及隆興泉。始見數椽土屋，炊烟縷縷。蓋時已近午矣。槐木地近河套，頗多農人，從事稼穡。蘆草盈田，隨風波動。羣牛自牧，相望於道。下午一時左右，抵五原。五原爲綏西一大鎮，城內東前街最爲繁盛，商店林立，旅社及食堂皆在焉。建築亦可稱綏西之翹楚。五原道中，余有句云：問我何爲事遠行？寧爭寂寞後聲名；閉居六月憂虛過，(余卒業後賦閑逾六月)遠仕三年效一鳴。滿幕飛沙教屏息，重裘潑水總忘情。白雲萬里休回首，起視炊烟意自平。

一月十九日拂曉即起，欲兼程，暮達三姓公。時正月色朦朧，天空皎潔，益呈野店之幽靜。車行恐生危險，乃仍待至八時始發。沿途簸盪最劇，人在車中，宛若鴻毛，飄然欲仙矣。午達臨河，村落良密，縣治即設於此。街道以食舖爲最多，皆木板堆砌而成。甫入城，縣人紛集，駐足而觀，蓋直視爲異物耳。最堪奇詫者，即食堂前粘一紙書云：『本處收買大批烟土』。是烟禁至此已成公開，荼毒吾民，曷其有極。籌邊者所宜厝意也。午後飯畢，復進滿道泥沙，浩浩車行，簸動無已。或入深沙，或陷冰窟，勢須下車徒步，藉免危險。晚息東塘，土屋數椽，枯林繞徑。主人出山芋果腹，味頗不惡。屋內僅一土炕，烟塵迷漫，相視不見。農人高姓一家八口，有牛羊雞豚，洵稱富足。舉家目不識丁，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固不知其他也。余將就寢，見有捧烟具而出者，蓋吞雲吐霧已成爲習慣矣。宿東塘，余有句云：人家半倚夕陽斜，黃耳聲遲雜暮鴉。果腹山芋隆帝胙，安身土榻悅仙槎。殖邊容緩菁莪化，作宦頻驚歲月賒。飛礮彈窗如坐雨，不堪回首憶京華。本日計共行三百餘里。

一月廿日八時許離東塘，歷一小時，遠見教堂巍立，整潔美好，蓋即三聖公也。聞辦理甚善，人蒙其惠者多。此堂爲一比國神父所創，歷有年所，凡向道者，即善爲教育。有爭訟者，更爲理其曲直，頗得該地居民之心。人亦樂於聽命，儼然稱王斯土。有心於邊陲者，聞之至堪悚惕焉。下午四時始達訂口，計共行百餘里。沙窩阻梗，沿途顛簸至烈，因而滯緩如此。是晚寓商會，房屋差堪臥起，五人共住一室，室尚寬敞，土坑亦極大，共臥不覺其狹也。有同鄉梁昂仁者來訪，晤談歡若平生。萬里相逢，尤見難得。梁君任晉北訂口收稅官七八年，財政鹽務情形，知之甚詳。據云：夏省財政歲入約三百萬元，其中清鄉費佔大部份。各地收稅不能統一，無非擁兵者爲之梗。故二三百萬元之歲入，竟不能使建設稍有進展也。訂口道中，余有句云：臘鼓頻催近歲闌，飢驅萬里路漫漫。無邊河套沙如織，夾道冬青草禾乾。相視疑來黧面國，却傷行作折腰官。申江春色知何似，莫把雙拳子細看。(滬上友人贈予手套故云)。

一月廿一日拂曉即披衣洗盥，早餐後登車西發，載道沙灘最多，車輪時致深陷，而速率銳減。至下午四時始達石嘴子，稍事勾留，街道樸陋，土屋旁列，獨龍王廟及兵站處較佳。并有小學一所，辦理如何，因限於時間，弗及參觀。又有一屋，前懸一平羅稅收總局匾額，旁書古閩郭則建立字樣。豈閩人早已涉足至此耶。四時三刻繼續前行，道途較前平坦，車行最速。於暮色蒼茫中，到平羅城，宿張姓家，屋甚雅潔，爲此行中之最。自磴口至平羅，余有句云：野店雞聲欲曙天，隔窗月白不成眠。兩間小立傷無味，絕塞長征恐未賢。危嶂塵空浮日影，(賀蘭山)驚沙撲地斷人煙。悄然暮色沉沉下，爲語同車急著鞭。(因至平羅時已昏黑)



一月廿二日上午九時離平羅沿途平坦車行極速。惟道旁積雪未消。頗覺寒氣襲人。十時抵李剛堡。但見土屋數椽。至爲簡陋。附近有一塔矗入雪際。亦一勝景也。至十二時過八里橋。以距城僅八里故名。十二時半到達甯夏城。而千餘里之旅程遂告終止焉。

## 漸進移民論

高君實

去年翁詠霓先生的來函論及移民問題。他說：『西北生活與東南大異。以北方之人移實邊疆爲事較易。以江浙之人移實西北。太涉理想。』後來黃任之先生也對我們說：『邊地荒涼。物質上非常困苦。知識階級的人到了那裏。因了求知心的策勵。還能忘却肉體的疲乏。而勞働階級的人。則又沒有看書的消遣。又沒有考察的興趣。所感覺的只是物質上的痛苦。所以倍覺難受。』兩先生都曾親歷邊地。所說都是事實。我們還記得在二三年前。浙江某機關曾主辦一回移民。規模很大。一下子把幾千浙江人移到北方去。但沒有幾時。就聽說因水土不服。病死了幾百。其餘的都逃回來了。這場移民。弄得全無結果。這樣輕忽的舉動。不但沒有好處。並且可以應響到殖邊的前途。而在人們的心目中種下懷疑和畏縮的心理。而產生絕大的障礙。

爲了消除這種障礙。我們必須研究安全而有效的辦法。以實現殖邊的理想。那末漸進移民的方式。也許是解決這問題的途徑吧？

我們曉得。日本移民東北的夢想。是歷時很久了。但是移民的成績總是不能發達。原因並不是因爲中國的限止。却因了日本人自己不肯去。因爲東北的氣候。和日本差的太多了。日本政府雖然用盡種種方法。去鼓勵誘導他們的人民。但他們一到東北。就失望而回來。後來日本政府覺察了這種困難。於是想出方法。把朝鮮人大規模的移到東三省。然後把日本人再移往朝鮮去。因爲朝鮮的氣候。和日本差別比較小。而朝鮮和東三省也相差不多。所以這一來成績却很好。近幾年來。不必問東三省的軍事政治情形如何。單以人口而論。東三省的水田。已經很多被朝鮮人所佔據耕種。並且這一來。因了華人和鮮人競爭形勢的造成。日本又可從中破壞中韓的情感。萬寶山事件和朝鮮慘案的發生。就是前例。而同時朝鮮人遷移後騰出的空地。正好給日人移住。這個惡毒的計劃。大可作爲我們漸進移民政策的藍本。

最近我國有一種現象。是鄉村的人競趨都市。小都市的人又集中大都市。邊地的人又流向沿海一帶。結果是造成鄉村的衰落。都市的膨脹。內地多流民而影響社會的寧靖。邊疆多曠土而隱伏國防的危機。這種現象。是和我們的理想絕對相反的。我們的目的是在平均人口。充實邊疆。但是我們觀察內地人口集中現象的形成。並非全是邊疆的人直接跑到大都市來的。這些匯集大都市的人口。大都是從附近的小都市遷移而來。而小都市的人又是從較遠的都市遷來。他們的集中是逐漸的。我們要挽回這個趨勢。也要用逐漸的方式。逐漸的方式是應當先把大都市的人口。分散到附近小都市或鄉村去。然後再把附近的都市鄉村的人分到鄰省。再把鄰省的人移到較遠省份。而逐漸的引誘內地積滯的人口到寬曠的邊省去。只要我們望定了目標。走得慢些倒不妨。與其一人走一百步。不如各人走一步。與其江浙的人跳過

一萬里直跑到邊疆去，不如各省的人大家移過一百里，也能把邊疆充實起來。

大概現在中國人口最密的區域，要算沿海一帶，而沿海一帶的中心，又推長江流域，在東海之濱，雄據長江口岸的大都市，當然要以上海為中國人口集中的標點了，那末我們假定把上海做出發點，以推移我們漸進移民的計劃。

譬如賽跑，漸進移民等於接力賽跑，我們只要認定了上海是我們的起點，邊疆是我們的終點，逐段分佈運動員，各人有他獻藝的地段，各人有他盡力的機會，依次向前，不至迷路，上海既是出發點，那末凡是在上海的人，當然應當離開上海，而遷移到附近的地方去，其次在上海以北的人，都應當移向更北的地方，在上海以南的人，應當移向更南的地方，上海以西的人，應當移向更西的地方，只有上海以東的人，當然不能移到東海裏去，再擴大範圍，凡是江蘇以北省份的人，就應當移向更北的省份，江蘇以南的人，應當移向更南的省份，江蘇以西的人，應當移向更西的省份，現在我們先檢查一下地圖，製成一張表，讓大家一看便曉得自己應去的方向。

#### 漸進移民表

<u>江蘇</u> 人應移往	—— <u>浙江</u>	<u>安徽</u>	<u>山東</u>
<u>浙江</u> 人應移往	—— <u>福建</u>	<u>江西</u>	
<u>安徽</u> 人應移往	—— <u>湖北</u>	<u>河南</u>	
<u>山東</u> 人應移往	—— <u>河南</u>	<u>河北</u>	
<u>福建</u> 人應移往	—— <u>廣東</u>	<u>江西</u>	
<u>江西</u> 人應移往	—— <u>廣東</u>	<u>湖南</u>	
<u>湖北</u> 人應移往	—— <u>四川</u>	<u>陝西</u>	
<u>河南</u> 人應移往	—— <u>陝西</u>	<u>山西</u>	<u>河北</u>
<u>河北</u> 人應移往	—— <u>山西</u>	<u>察哈爾</u>	<u>熱河</u> <u>遼寧</u>
<u>廣東</u> 人應移往	—— <u>廣西</u>		
<u>湖南</u> 人應移往	—— <u>廣西</u>	<u>貴州</u>	<u>四川</u>
<u>四川</u> 人應移往	—— <u>雲南</u>	<u>西康</u>	<u>青海</u>
<u>陝西</u> 人應移往	—— <u>四川</u>	<u>甘肅</u>	<u>寧夏</u> <u>綏遠</u>
<u>山西</u> 人應移往	—— <u>陝西</u>	<u>綏遠</u>	<u>察哈爾</u>
<u>察哈爾</u> 人應移往	—— <u>外蒙古</u>		
<u>熱河</u> 人應移往	—— <u>遼寧</u>		
<u>遼寧</u> 人應移往	—— <u>黑龍江</u>	<u>吉林</u>	
<u>貴州</u> 人應移往	—— <u>廣西</u>	<u>雲南</u>	
<u>西康</u> 人應移往	—— <u>西藏</u>		
<u>青海</u> 人應移往	—— <u>西藏</u>	<u>新疆</u>	
<u>甘肅</u> 人應移往	—— <u>青海</u>	<u>新疆</u>	<u>外蒙古</u>
<u>寧夏</u> 人應移往	—— <u>外蒙古</u>		
<u>綏遠</u> 人應移往	—— <u>外蒙古</u>		

我們看了上面的表，假若認為這種理論是可行的話，那末其次的問題，是要研



究辦法。我們讀歷史，見秦始皇定都咸陽，就把『天下豪傑』統統遷到咸陽，聚在一塊。這種強制執行的辦法，在他老人家以專制君主的魄力，不顧人民的意旨和利害，還可以做得到。對於我們，似乎不大適宜，——并且也辦不到的。因為專恃力量，不顧民情，則費用既鉅，而容易激成事變，即使用政府的力量，也必然困難，不如因勢利導，雖然遲緩些，然而成功却有把握。

政府若果有意實行漸進移民的政策，則其應取辦法，不外勸導和獎勵二者。

移殖思想的不普及於中國民衆，是不可諱言的。但看目下的成人，跟他談起邊疆問題，百人中有幾人能夠懂得？千人中更有幾人能夠感到興趣？不感到興趣，當然不會肯實行。這是因為以前沒有受過這種教育的原因。所以現在政府的責任，應當在初等教育中，注意移殖的教育。譬如現在教育部決定部編中小學模範教科書，那末在教科書中，多講起邊疆的情形，和移殖的意義，也是重要的。這樣將來中小學生讀了書，就認識移殖的意義，對於將來事業的實現，定能得到很大的助力。

但是單靠提倡還是不行。因為要人民做一件事，第一要使它可能，第二要使它有利。現在邊疆有許多地方，簡直是盜匪世界，旅行居住都是不可能，更談不到實業。要人離開故鄉，遷移到這種危險的區域去，是理所不可能的。所以政府目前第一件重要的事，是要整頓邊地治安，使人民能夠安居樂業。有了安靖的地方，不患沒有極負而至的民衆。這是首要。其次政府應當明定法規，規定凡是依照漸進移民政策所定的方向，而遷移居住的民衆，都得享受優異的權利，免除其各種捐稅，補助其各種費用。這在目下立法院正在起草的移民律中，都應有明白的規定。一面積極發展交通，使生產品容易銷售，務使移殖的民衆有利可圖，則利之所在，還怕沒有人去追逐嗎？

這以上是政府的事情。至於本社，在這漸進移民的普遍運動中，也有可以為力之處。本社將來可在各地多設分社，由各分社擔任義務指導及援助實行移殖的民衆或團體，減少他們的困難，指示他們的疑問，而增加移殖事業的效能。這就是本社的責任。

君實學識經驗，俱極幼稚，偶因翁黃兩先生的言論，而加詮釋，未敢有所發明，仍盼翁黃兩先生有以教其謬誤是幸。

二十二年五月十日作於上海。

## 旅邕漫記

邕寧郵局 蕭心敬 同述

今秋余等奉調來桂，十月中旬離滬就道，水程歷十餘日，始於二十五日同抵邕寧，沿途耳目所及，業已刊有謝函，分寄戚友，閱旬日，滬局職工總會半月刊主任鄭君鍾煌來函，猥以桂省通訊相囑，用將抵邕後，見聞感想臚述於下，聊供諸同仁臥遊之助，俚詞蕪句，貽笑大方，則非所計焉。

余等初到此間，言語不通，最感困苦，局中高級同事間，尚可忍痛以英語替代，傳事雜役等工友，則扞格不相入，廁身其間，恍入異國，幸蒙郵務長曲鑒苦衷，先派余等在封發處，及大公事房實習，俾與下級同事，多所接觸，藉收領會粵語之速效，一月以

來，凡起居飲食，早晚寒暄，以及工作上之言語，秦半已可了解。

管理局位在城內民生路，爲先施公司舊址，據聞前陸榮廷督桂時，責該公司報効巨款，經理不之應，遂遭逮捕，而肆亦閉歇，屋址乃歸郵局，屋凡三層，下層爲營業辦公所，售票，掛號，快信，匯票，收支員均在焉，內進爲包裹間，保險信處，收發處，總監察員辦公處，文具供應處，二層爲郵務長辦公室，秘書處，會計處，內地管理處，排單處，及禮堂，其三層則爲郵務長公館，會客室，飯廳，浴室，廚房，應有盡有，郵局房屋，在邕甯已稱數一數二，然况之滬局，其寬敞精美，相差不可以道里計也，南門外，邕江東岸商埠地，自建支局一所，房屋雖小，空氣殊佳，舍後偏植花木，頗擅園林之勝，與海關，美孚行，亞西亞公司，毗鄰相望，出支局東行數百武，有朱柱牌坊，巍然矗立，則中山公園大門也，余等抵邕後第一星期日，即由郵務長導遊此園，園址甚廣，入門經羊腸小徑，達動物園，內有猿，猴，麋，鹿，蟒，蛇，巨熊之屬，再進即一片廣場，場中有鞦韆架，鐵槓，浪木等運動器具，經九曲橋，有茶亭，可供憩足，隔湖對峙者，爲五卅亭，俾遊斯園者，不忘帝國主義之凌辱，同胞知所振作，意至善也，離園可二三里，有私園一所，厥名長春，草木豐茂，風景幽閑，公餘暇晷，來遊其間，胸襟爲之一快。

余等所携時計，素稱準確，比抵邕垣，與當地辰鐘相較，已快二十八分，蓋以滬經度相差之故，此間天氣寒燠無常，一日之間，水銀柱上落有數十度，更衣不慎，即易感冒，地上潮濕，往往爛腳，故此間婦人孺子，類多赤足木屐，原因或亦在此。

城內熱鬧街市，除民生路外，有興甯路，書肆，印刷舖林立，折而東行，爲金獅巷，離街口不遠，有石碣，高四五尺，銘曰：「宋蘇忠勇公成仁處」，碣後土阜隆起，蓋蘇公埋骨處也，其上有廟祀之，爲邕寧唯一之古蹟，拾階而上，見廟門一額，顏曰：「保障一方」，瞻仰蘇公神像，則英氣勃勃，奕然如生，廟祝爲指示廟旁石勒，上刊蘇公事蹟甚詳，乃知蘇公名緘，字宜甫，閩之泉州人，知邕州府，宋熙寧四年，交趾入寇，欽，廉相繼失陷，邕城被圍，公猶設計殲賊，冀使不得登城，卒以救援不至，衆寡懸殊，城終陷落，公誓不死賊手，殺其全家三十六人，縱火自焚，城中五萬餘人，感公之義，無一降者，交人盡屠之，噫，以視今之擁兵百萬，而不抵抗者，其賢不肖爲何如哉？

余等到邕，甫匝月，適值獠王來省，爲千載難逢之盛會，聚而觀者，人山人海，舉邑若狂，考獠族自昔經諸葛武侯，馬援等征服後，驅逐於深山巖穴中，現在凌雲，武宣，象縣，桂平一帶，編竹木爲屋，種黍芋爲糧，愚陋無文，慄悍可畏，自本省厲行民治，啓誘苗族，不遺餘力，迭經派員開導，卒於十一月下旬，桂平十八萬山獠王，李榮保率其夫人，女公子，女婿，及酋長，一行十餘人，由桂平縣知事，陪同來邕，下榻于中山酒店，當即晉謁黃主席，及李白總副司令，表示歸誠，復至各機關，各學校參觀，沿途羣衆，爭看獠王丰采，途爲之塞，獠王此行，攜有土產，冬菇，果子狸，獠桂，竹筍，野豬，水狗諸品，饋贈當地長官，此間民國日報記者，訪問獠山歷史，風土，獠王有長篇談話，頗饒興趣，茲節錄於下：

〔余獠王自稱來邕任務，一爲拜謝李，白兩司令，及黃主席頒給槍械之恩，二爲懇請移民，懇植經費，及撥款開辦獠民學校，獠人從未讀書，不知以前歷史，但聞傳說被漢人驅逐到此深山，及孔明征南蠻，將各地獠人圍困多年，山中斷食，皆以草木充飢，



時常出來搶劫。漢人芋頭蕃薯。某次有一獠人被獲，孔明殺之，破腹見腸內全是柴草，就非常可憐，不再壓迫。獠人迷信極深，前年兩廣交關，飛機在半天翱翔，獠民詫為天神，甚至殺牲祭祀。山中風氣閉塞，粗識文字者，百無一二，除兄弟一行人外，均無到過桂平城內者云。

廣西設有全省公路局，展築道路，進行甚速。現在省內，主要城市，均可通車。其路線在南部者，以邕寧為中心，西抵龍州，鎮南關，北抵賓陽，遷江，東至貴縣，渡江西抵鬱林，戎城，梧州，在北部者，以柳州為中心，南抵遷江，與邕遷綫相啣接，東抵荔浦，平樂，北抵長安，三江，西抵宜山，河池，東北可達桂林，自桂林至全州，平樂，八步，賀縣，永福，兩江等處，又各有短綫相接，故省內輕班郵件，轉遞甚速。查桂林山水奇秀，風景甲天下，惟以往返需時四日，車資又昂，所以余等心嚮往遊，欲行未果。邕寧城區街道，崎嶇不平，由於質料太鬆，築成者，類多損壞，一遇天雨，有行不得也。哥哥之概，西門外沙街為城外最繁盛之地，余等抵邕時，方在填築路基，今則一片康莊，如砥如矢，不得不佩服建設之努力也。

邕甯娛樂場所，有公共體育場一所，惜遠在南門外，平日不便常往。城中有樂羣社，內分京劇，粵劇，拳術，音樂諸部，有郵員公寓，藏書頗多，絲竹亦備。惟聞自麻雀禁止後，同寅足跡漸疎。不若滬局俱樂部中之雀聲轟拍，聲震戶外也。有電影戲院二所，一曰大南，時開時閉，一曰新明星，皆房屋簡陋，坐位窳劣，如上海之江北大世界然。座價尚廉，分六角，四角，二角，三等。院中僱有一人，高踞台上，為之講解，俾不諳字幕者，亦得瞭如指掌。此人說來，亦頗有聲有色，形容盡緻，生面別開，我儕藉作學習粵語之良機。故雖五六年之舊片，不期然而樂于往觀。蓋舍此，別無消遣之法也。

桂省風俗，可稱樸實。軍界上自司令，下迄士兵，一律灰布軍裝，固可欽敬。惜乎一二軍官之夫人，如夫人，仍不脫奢華氣習，依然高跟革履，短袖旗袍。况之滬上明星，亦無多讓。男女學生，高小以上，大半編入童軍，童軍服式，與滬上學生相同。平常校服，男生用黑色，冠以軍帽，女生衣藍布短衫，黑綢短裙，長僅及膝，健而不美，英武非凡。工商界人，粵式短靠居多，一二機關中客籍人員，喜漂亮者，大半御西裝，中山裝，亦屬不少。惟長袍

# 中國軟木塞

自製



上等各種軟木塞

精美優良

推銷全國

訂有詳章

函索即寄



廠址

上海西門唐家灣

經理處

上海博物院永興洋行進口部

小帽者，實不多見。

至於食品，完全粵化，上午八九時，下午六七時，二餐食飯，中午茶點，賣茶之酒家，城中有四五家，與滬上之冠生園，粵商，粵南相同，青菜，蘿蔔，雞蛋等類，與蘇省無異，豆腐尤為白嫩，麵價殊貴，食米以斤計，每斤銅仙十餘枚，豬肉極肥，雞鴨之價，較滬為賤，其他狸，貓，狗，兔，蛇，龜，壁虎，無不視為珍羞，甘之若飴，水果以甘蔗，沙田柚為最多，荔枝，桂圓，香蕉，橘子次之，其價不貴，至於花旗蜜橘，天津生梨，則從未見過。

此間住所，大半陳舊，建築之簡陋，幾不蔽風雨，新建築，如稅關，美孚行，亞細亞公司，新式洋房，觀瞻尚壯，其餘店舖門面，尚稱齊整，一律走廊，下為行人道，如上海法租界，西新橋然。

邕寧城內，有山票店(彩票)甚多，城外餉館(番攤)亦不少，公開賭博，專剝無知愚民，頗堪憐憫，實以新建設經費浩繁，不得不飲鴆止渴，開當局業已積極着手禁止，別謀開源之道，至於麻雀，撲克，私人賭博，則禁令甚嚴，一經查獲，七日之鐵窗風味，不容恕也。

廣西本省產煤不多，祇有那波煤，火力不足，中華煤球，亦無處可購，電燈引擎，滾路機器，間用樹柴，所以燈光如豆，自來水則尚付缺如，全城用水，皆由苦力女子，肩挑兜售，每担銅仙四五枚不等，賴此以生者，無慮數千人，所以失業者甚少，街上罕見乞丐，足證科學昌明，亦非平民之福。

邕城多軍人，紀律極佳，余等來此月餘，從未見有滋事者，夜間練習野戰，黎明實行早操，訓練之勤，殊堪欽佩，天晴之日，半空機聲軋軋，鐵鳥往來如梭，一旦奉令殺敵，恐十九軍不能專美於前也。

此稿正結束，屈君振邦，携其夫人子女抵埠，從此又多一同鄉，當慰藉不少，屈君沿途見聞感想，自必有寫作報告，則第三期通訊，徵斯人其誰與歸，請拭目視之可也。

二十一，十二，十。

## 蒙古遊記 (續前) 法國許克著 吳江陸翔譯

### 覓水 暴風

留居察哈爾平原中者二日，是未嘗無益於吾儕，蓋籍是可曝乾衣服而整理之，且可詳察韃靼居民之習尚，及遊牧種族之風俗，迨吾儕整備行裝，將復起程，韃鞋鄰人為之捲帳，并為之裝置行李於駱駝上，且告曰，喇嘛長老，今日君等可歇宿於三湖，是處水草肥美，苟行程無誤，日落之前，必可馳抵，捨三湖而覓水，則遙遠矣，敬祝君等道路平安，吾儕答曰，還祝君等居處安適，桑特歌拔遂上小黑驃而啓行，吾儕離此而去也，無所留戀，與離他處同，惟有微異者，建帳之處，遺灰燼一大堆，四圍之草，盡彼踐踏耳。

晨間天氣雖涼却極晴明，午後北風忽起，狂吹猛撼，既而峭厲不可嚮邇，吾儕皆自悔未戴皮帽，不然面部或可多受蔽蔭，急行以進，求達三湖，俾得蜷伏於帳中，發現三湖之心至渴，左瞻右矚，目光還旋不已，然終無所見，其時已晚，竊疑今日惟一之投宿處已越過矣，既而盡力遙矚，山谷深處，忽現一騎，離此固遠，然不得不試往一詢，茄



倍司鐸遂策駝馳往，騎士聞駝鳴，即回顧，見有人來就己者，即返轡疾行以逐之，彼至聲聞相接之距離，即呼曰：聖徒，爾曾觀一羣黃羊乎？余久不得其踪跡，曰：未觀黃羊也，余求水不得，未知泉源安在，曰：爾來自何處，去往何地，曰：彼處爾所見小旅行團，即余之伴侶也，人言今日吾儕道途中可得湖沼環流之絕妙建帳地，迄今尚無所得，奈何，曰：爾等曷為而迷道耶，頃爾等行徑之處，已近水區矣，喇嘛長老，爾願余任嚮導乎，余將為爾等指示三湖所在，語畢以鞭策其馬者三，俾得急行，隨駝以進，有頃即與候於中途之小旅行團相合，獵者告曰：教徒乎，爾等行程，已覺過遠，宜即折回，爾等曷不一眺彼處乎，語時以其弓端指示曰：有一天鵝在草地上，掠空而行，此即三湖所在也，吾儕答曰：謝君指示，君以三湖告而吾儕不能以黃羊消息奉報，無任慚愧，蒙古獵人遂拱手至額而別，吾儕即循其指示處而行，行未數武，湖沼氣象，盎然在目，叢草稀微，碧色萎淡，狀殊憔悴，蓋牧羣飲於湖畔，草被踐踏而然也，吾儕自騎躍下，從事建帳，風力絕猛，竭盡氣力，乃得鞏固，桑特歇拔為吾儕煮茶，鎮日勞疲，斯時漸覺蘇甦，駝嚼細草，狀至愉快，而吾儕尤愛其伸長頸以飲於湖水，汨汨上昇，殆無異於吸水機也，領此閑適之趣，為時至久，忽聞紛呶之聲，起於後方，絕類呼聲，審之乃桑特歇拔所發者，吾儕趨以赴之，幸帳門帳中適燃燭，俾臻安固，桑特歇拔為之延緩故也，夜色漸深，風聲漸靖，既而晴霽，惟見綿延峭突之峯巒，刻劃遼遠，空際幻成詭偉之形，態而鳴號，聲而然此恬靜之荒野風景，非桑特歇拔所能欣賞者，彼惟燃火煮茶，引盃鯨飲而已，吾儕以其嗜茶也，任其息茶于鐘之旁。

### 本社消息 紀事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三日下午三時十分，本社調查課主任幹事汪揚，出發赴青海調查，初上海新聞報

## 上海震旦大學 理工學院發刊

各大書局代售

# 理工雜誌

第一卷第一期

每册實價四角五分

### 要目

- 椿形對於載重之影響.....周覺齋
- 液體電滲微粒電動及其應用.....周偉賢
- 上海開北水電公司新水廠記略.....任庭珊
- 隔熱體.....王耆謀
- 及除去方法.....丁鑒
- 水蒸汽及汽鍋給水渣油之危害.....
- 不用汽油之汽車.....
- 矢算鱗爪.....張登義
- 顧家宅公園蓄水池之研究.....張永立
- .....周念先

館記者顧執中等發起組織青海考察團，本社派汪揚接洽會同出發。該社由中山文化教育館資助一千元，本社及新聞報館各助四百元，合其他團體及私人捐助，共得二千餘元，作為旅費。接洽既定，本社乃於七月二日之理事會決議，派汪揚參加該團出發，其旅費由汪揚自出半數，而本社節減社刊印費，撥款二百元以補助之，另由監理事捐助及籌募準備金若干元，以備調查期間不時之需。議案成立，乃由各社員代為準備行裝，由余栗君購買雜物，旅行所需各物，均係社員贈送，購物費用，亦由社員分認。三小時內，各事準備就緒。三日上午，社員齊集總社，同赴上海京滬車站歡送。下午三時十分，火車開行，汪揚君立於車窗中微笑揮手而去。萬里行程，從茲開始！

七月五日晚，青海考察團，自津浦車北上，俟抵徐州，轉道隴海路出潼關，經西安、蘭州，入青海境。

## 公 告

- (五十一)本社為節減社刊印費，以資補助調查費用起見，自後社刊每二期合訂一本，每二月出版一次，每次規定十葉，(即二十版)
- (五十二)本社第八次理事會決議：凡邊疆人士，願加入本社者，概納半費(邊疆範圍為：東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蒙古、新疆、青海、西藏、西康、甯夏、甘肅、雲南、廣西、貴州、四川、陝西。)
- (五十三)理事長汪揚被派赴青海調查，離職期間，由周念先暫代理事長職務。
- (五十四)第九次理事會通過高君實周念先為本社經濟委員。

## 中國殖邊社為本刊緊要啟事

本社文化委員會，現派員至青海調查，並擬將調查結果，出版單行本，其經費應由出版費項下支付。顧本社出版經費，原有規定，故不得不節省社刊用度，以資分配。爰自下期起，改為兩期合出一次，每次增加頁數至二十頁，希讀者注意。